

一通訊息，一則警告，一道響鈴——與一張張各帶著不同神色的面孔。

對於第一次就出拯救人質為主的任務這件事情，麥倫從遵從指令準備了用物一直到小跑步跟著隊伍出了軍區都沒有過喜或過悲的神情出現在臉上過。黑髮的少年垂著眼不發一語，於他而言救人或者是去殺人都是一樣的道理——總歸是會有生命消逝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麥倫·米勒是一名醫護兵，十九歲的新兵。

他在自願入伍之前做了無數次的心理建設，為自己必須面臨的將來做了無數的設想，就僅僅是為了在他這樣子年輕而又缺乏經驗的士兵真正站上這世界的現實面時不會因為曾經經歷過的美好與溫儒而有所遲疑——事實上他失敗了，他的手正微微地發顫——待在臨時醫棚時便無法再移開視線，那雙藍眼裡頭倒映出無數的傷兵，有些是被子彈貫穿、有些是斷了腿...這些他曾睜著眼尊敬著的同僚非死即傷，有些事情不是排練設想就能抵抗。

一向怕冷的少年脫下了厚重的軍外套、扔下了會阻礙他呼吸的口罩後整裝跟著其他醫護兵們上了前線支援。在負責的區域裡他找到了一名腹部中彈的士兵，那士兵瞬也不瞬的望著他、眼裡盡是惶恐，麥倫知道這也是和他同一梯來的新兵、也許是步兵吧。眼看著那手裡還拿著槍的士兵就要因為殺人而不顧場合的哭出來，麥倫卻注意到了別的——敵軍，一個持槍的敵人——現在從自己身上拿肯定來不及了！麥倫的眼裡浮出一絲陰霾，他奪過傷兵手裡的槍、扣下了扳機.....

「你以為這裡是哪裡？要徬徨也要先有命才能，蠢貨！」

麥倫一個巴掌就搥了過去，他冷淡的看著士兵、內心卻是濤天巨浪。

他的雙手一瞬是顫抖不已的，用力的呼出一口長氣後冷靜的在現場找了個有弧度的器皿為中彈的傷口形成一個密閉的空間，撐著對方盡所能快訴的一拐一拐的帶到醫官那裡。自始至終，麥倫都沒有再看過那個被他罵得發懵的新兵一眼——也許那句話他罵的人不是那士兵，而是他自己才是。

他近乎麻痺的往返前線與醫官兩處，身上沾滿了敵人、同僚與自己搏鬥時的血，身上也都是些傷口與擦傷。一直到無線電那裡傳達了成功拯救到了人質與撤退的指令後才跟上回去的隊伍，就如同到來時那般無喜無憂的望著前面一人的背影。

I feel a pang of fright, but I need to blink back tears...

沖了個戰鬥澡換上乾淨的衣物，但是手間佈滿血腥的感覺仍舊讓他感到噁心，仰著頭無法自己的笑著。

**Because I am a SOLDIER,
and I have to SAVE LIVES to remain steadfast in my belief that I had done the right
thing.**